



周大宏 文学爱好者,曾赴突尼斯支教,教授武术。现为警察。

## 勇敢的玫瑰

突尼斯

在“汉语桥”活动上,杨赋霖突然冲上台去,向一名突尼斯女孩献花。

这名来自江苏仪征的男生,自幼浸在武术里,大学专攻民族体育,教起太极时架势沉稳,连指尖的力道都透着讲究。性子更是明朗,笑起来眼尾弯成月牙。

“比赛没结束,他就冲出去买了枝玫瑰花!”目睹现场的中国好友说,“姑娘刚唱完中文歌,杨赋霖就跑到舞台上,直接把玫



作者与杨赋霖(右)

瑰花递给了那姑娘,姑娘惊得瞪大了双眼。”

大家听得直笑。杨赋霖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没你们说得那么夸张。她唱杨丞琳的《理想情人》很好听,我就情不自禁地上去献了一朵玫瑰花。”

那个姑娘名叫哈莉·本·阿丽莎,中文名叫何爱伦,是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汉语系的大三学生,中文说得特别流利,还会好几国语言。

起初我们都觉得,这顶多就是一段异国邂逅。可没想到,自从那次“献花”后,他们真的开始了往来。爱伦的学校离我们在突尼斯市的住处只隔一条街,她常来找杨赋霖学中文和武

术,杨赋霖也常跟她学法语。我们总撞见他们在街角咖啡馆头挨着头看书,或是在体育场里,杨赋霖手把手教她打太极。

五月下旬,一列从斯法克斯驶往突尼斯市的火车在哈马马特车站附近被后方列车猛然追尾,导致最后一节车厢侧翻出轨,现场一度混乱,在这紧要关头,车厢里的杨赋霖、文浩和郑涛第一时间破窗协助当地人民一道开展救援。当天媒体报道该事件时,爱伦才知道杨赋霖三人现场的英勇行为,焦急地给杨赋霖打电话询问伤情情况。接到爱伦的电话,杨赋霖可高兴了:“放心,我们平安无事。”次日一早,爱伦就提着杨赋霖爱吃的香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慢慢地,杨赋霖跟大家提起爱伦的次数越来越多。他说何爱

伦出身突尼斯市一个工薪家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很多学弟学妹崇拜的偶像。她想去中国留学,对扬州特别向往,说她会因为学不会一个汉语发音而生自己的气。每次学功夫时,何爱伦却非常虚心,被摔得鼻青脸肿也不叫苦。再后来,他正式告诉我们:“我和爱伦在一起了。”

2011年1月,突尼斯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我们接到大使馆通知要提前回国。临走前,在突尼斯机场,杨赋霖和爱伦紧紧握着手,说了很久的话。

回国的飞机上,我还在想,这段跨国恋爱,怕是要无疾而终了。七千多公里的距离,七个小时的时差,还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现实的考验。

但我低估了他们的决心。回国后,杨赋霖放弃城市机会,选择回到基层,成为扬州市江都区

郭村镇通扬村的一名村官。尽管一日忙碌,身心俱累,但是每天晚上9点,杨赋霖便会精神抖擞地准时守在电脑前——那是突尼斯的下午2点。他们视频通话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杨赋霖会耐心地帮爱伦梳理汉语考点,爱伦则抱着汉语词典查到眼皮打架。2012年秋,当爱伦拿着北京语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出现在屏幕前时,杨赋霖对着电脑笑出了眼泪。一年后,她又顺利考上扬州大学研究生,终于能跨越山海,站在他身边。

当年,杨赋霖背着行囊不远万里来到突尼斯;如今,爱伦带着满腔爱意远赴重洋,从北非奔赴扬州。我看着他们婚礼上相握的手,想起突尼斯机场的离别,想起那些隔着七个时区的视频夜晚,忽然明白:真正的爱情从不怕山高水远。



刘宁生 1955年生于南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从事IT工作,现定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 贫而不困的安东尼

丹佛

安东尼死了。我是在他电话销号后去他工作的建材商店询问才了解到,是自杀。

安东尼即刻在我脑海中活了。四十上下,细长个头,衣着邋遢,也只有刚理发的头几天发型略显齐整,不刮胡子是常事。站着的时候两腿不对称叉开,如一只坏了的圆规,不时抖一下。走路不平衡,胳膊和腿都摆动得有些夸张。蹲着干活时不系皮带的

牛仔裤腰以下露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片留白。说话多夹杂俚语,尤其是牙齿不整且烟迹斑斑。

美国人经常用牙齿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家境,教育和修养,决定他是否配姓赵。安东尼肯定不姓赵。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但他绝不是社会渣滓。

安东尼做活儿极认真,有时追求完美。没有时间观念是致命短板。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停下

手中的活儿,跟我聊美国政治。另一个嗜好是玩游戏。第二天不上早班,他一定把通宵游戏玩到早晨6点再闭眼。以至于多次该来干活了,他居然都在熟睡。

认识安东尼纯属偶然。十多年前去建材商店买厨房水盆下的粉碎机,销售员安东尼接待我们。他推荐了一款,并建议下班后有偿帮助安装。此后他就成了我家固定的水工。安东尼最早有一辆破旧的工具车。我认识他没多久就报废了。于是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单程10公里,下雪时徒步。那天我家里有活,他请求我接送,我应了。这一应就是七八年不下十几次。接送的副产品是请他顺道吃个简餐,往返频添些更私人的深入交谈。安东尼少年辍学。多年前离异,儿子随前妻。患有帕金森和亨廷顿两种疾病,影响动作协调性但不妨碍认知,烧焊时

右手帮助固定左手。他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坚信拜登政府里大片沼泽需要清理。

2020年岁末平安夜,安东尼照例给我发了一个问候的短信。一个来回以后,他没头没脑地撂下一句“感觉好多了”。我关切地追问:“什么好多了?”回答是,他和他的室友前不久都感染新冠。他幸存,64岁的室友没扛住,走了。得知他吃了两周的薯条薯片当正餐,当即快递他一周的半成品食物。

第二年夏,家里淋浴喷头滴水,发短信给他。三天后他才回。正在住院接受皮肤癌手术,恳求我等三个星期,他需要这份工。我用水桶在淋浴喷头下接了四周后他来了,穿着短裤。没有包扎遮掩,大腿外侧一块尚未痊愈的伤疤,约七八寸长两三寸宽,红赤赤的看着疼人。我说你

该在家休养,他说明天就上班。后来短信里问起皮肤癌的跟进治疗,他告诉我,医生建议化疗。但恢复工作后,不再能享受政府医疗救助,自费百分之二十,太贵了。医生说不化疗癌细胞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转移复发,他赌另一个百分之五十。

我读过《乡下人的悲歌》,认定安东尼不是万斯笔下“乡下人”的同类。安东尼很乐观,大处也很自律。尤其对国家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实现让美国更加伟大的目标充满信心。他不止一个条件申请政府救助,甚至少工作或不工作。我跟他提过几次,他总是笑答:我知道。

数月前安东尼刚帮我换过洗脸池,并让我多帮他揽活。一位朋友想找水工,我自然地拿起电话给他拨过去,得到的回音是: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



丹佛风景

## 肯付江山换一笑

西安

到西安旅游通常必游骊山,山上有著名的烽火台,山下有秦陵、兵马俑、华清池。

我去骊山时,正值盛夏,山上草木茂盛。因日程太紧张,未能登上山巅。站在山下仰望山顶,只见满山密密的树林和摩肩接踵的游人。烽烟息,鼓角寂。几

千年前曾经的刀光剑影早已淹没在历史深处。

因为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被后世认定为无道昏君,褒姒被认为是红颜祸水,双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记得当年老师每每讲到这段历史时,周幽王莫不是被当作批判和嘲讽的对象。

作为一个男人,让自己喜爱的女人开心快乐是一种责任。为爱而痴狂的幽王能使王后一展笑颜,坦然在骊山上“燃烽火

戏诸侯”。

在通讯落后的古代,烽火台是为了战时救急的报警设置,是不能随便点燃的。当时的周王朝在军事上要靠周围各诸侯国拱卫,所以在骊山上设了烽火台。一旦敌人入侵,就点燃烽火报警,诸侯就会即刻带兵勤王。大臣郑伯友听说大王要燃烽火以博褒姒欢笑,便极力劝阻。

但情痴之心又岂是常人所能体味的?周幽王与褒姒驾幸骊山,设宴骊宫,传令举烽。一时火光冲天,狼烟四起,邻近的诸侯连忙带兵到京城救驾。之后,诸侯们知是一场玩笑,怀着满腹怨气带兵回营。褒姒先看见烽火忽起,又见旌旗猎猎,再见身着

不同军服的大群兵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骊山下乱转,不禁咧嘴一笑。

如郑伯友预计的那样,后来,战争真的爆发了。但烽火台下,再也没有了勤王的诸侯。西周灭亡,褒姒下落不明。

后来看到一个资料,按现代医学来看这位冷美人不笑是患有抑郁病的缘故。幽王本是多情种,肯付江山换一笑。为了心上人开心一笑,何惜身家性命?!何惜江山社稷?!作为一个女人,能得到夫君如此恩宠,真是值了。

由周幽王以江山换心上人一笑的故事,我想到“杀妻求将”的吴起。吴起在鲁国时,正逢齐

国大兵压境,鲁国国君深知吴起颇具军事才能,欲任其为将抵御齐国,但想到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又担心他不尽力。吴起为了表示不倾向齐国,冷酷地杀掉了妻子,从而博取了鲁国国君的信任。吴起踏着妻子的鲜血,接过了鲁国的帅印,成就了出将入相的梦想。想想多么令人心寒!作为吴起的妻子,是多么悲哀!

问世间情为何物?周幽王的答案,肯定是重于江山、重于生命。而吴起的答案呢?我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词语来比拟。

结束骊山游程之际,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后世女人要在周幽王与吴起两个人中爱一个人,她会爱谁呢?



贾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骊山胜迹图